



谈古论今

现实的暖色与理想的冷色

芜湖市第一中学高三(18)班 李泽宇

暖色是一种味道,冷色是另一种味道。以暖色代儒,以冷色代道,在我看来,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如果要分别用一种颜色来代表这两家,这个任务恐怕是难以完成的,但若把条件放宽一点,那便是绝佳的搭配。

孔孟之谈,来源于最普通的生活。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,就不会有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以及伴随它们流传千古的名句。上自治国理政,下至亲朋往来,在如此广泛的范围中,儒家的准绳未曾间断。既有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的规范,又有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的远见。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纷争中,从未有一家像儒学这般,深深地扎根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。孔孟是暖的,暖在一种对生活的肯定与热爱。

老庄之思,来源于自然与理想。没有对理想世界的思考,就不会有《道德经》《庄子》以及那些高深莫测的寓言。打开老庄,有“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的宏伟,有“有无相生,难易相成”的认识,有“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”的沉稳。跟随老庄,看到的是“以八千岁为秋”的大椿,是“背若泰山”的大鹏,是“不知晦朔”的朝菌。表面是令人着迷的故事,包含的却是令人惊叹的思辨。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纷争中,从未有哪家像道家这样,抛弃了大部分功利的思想,将一种自然的气息带入他们的学说中。老庄是冷的,冷在一种与时代刻意保持的距离。

孔孟之暖,源自其浓郁的生活气息。老

庄之冷,源于自然的纯真与无暇。喜庆的红、热烈的橙、暖媚的粉,尽是人烟烟火。天空的蓝、大地的棕、森林的绿,纯净而不沾染一丝污浊。儒家的暖色,同赋予它色彩的生活一起,为芸芸众生指明安居乐业的方向;道家的冷色,同给予它色彩的自然一起,用纯净的心打开一扇摆脱世事污浊的大门。将暖色与冷色拼接在一起,既可以是名画,也可以是人生最惬意的状态。要达到这种状态,失掉任何一个部分都是不可以的。

所以,孔子难道没有理想?庄周难道能全然脱离于世俗之外?作为圣人,他们绝不会用苛刻的标准给自己的学说画上一个圈。就像暖色与冷色,虽然代表着两种状态,但中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。况且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,儒学的暖色一步步加深;从老子到庄子,道家的冷色一点点变浅。从没有人能够准确描述儒与道的状态,又何必用一种颜色来加以限定呢?

中国人对儒家的认可,伴随着暖色的兴盛,而道家的没落和复兴,又与冷色的衰败和再现紧密相连。我们也许无法用文字去准确概括一家之思想,而通过颜色,这一目标却实现了。

执孔孟于案前,藏老庄于枕下。我们离不开孔孟、离不开老庄;离不开暖色、离不开冷色;离不开生活、离不开理想。现实的暖色和理想的冷色,终究绘出了我们今天灿烂的文明。



借物喻人

我认梅瓶做老师

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初二(9)班 刘昱彤

我从不知道有一种美可以如此温柔内敛。

现代的美总是气势凌厉,美得几乎都带有侵略性,喧闹而锋芒毕露。而它——那只近一千年前的梅瓶,却美得安静而柔和。修长的瓶颈、圆润的瓶身、古朴的色泽,优雅得几乎让人怀疑它是不是古代亭亭玉立的仕女,正立在千年前的时光对岸,巧笑倩兮、美目盼兮。它表面的一层釉质清澈如水,令人想起四月待熟的青梅,想起平静无波的湖面,想起江南细雨笼罩下远处的群山。那种美,美得让人毫无防备。我不禁生疑:那真的是火——那暴烈的“恶魔”的杰作吗?经过火,却看不到任何烟火熏燎之气;经过火,却只容你看见沉静收敛的光华。真是“凉如古玉,婉似霜花”。

我望着那只青瓷梅瓶,静默中,它似乎也在望着我。这只梅瓶如同一位历经千年岁月的老人,因为被时光磨去了尖锐的棱角,所以才显得古朴而沉静。或许也正因为它的古朴而沉静才使它弥足珍贵。这也正好验证了一

位收藏家曾经说的话,他说:“越是上等的瓷器就越古朴、内敛、沉静,而越是下等的瓷器,就越夸张、艳俗、讨巧。”

瓷器上的品鉴,放到人身上也同样适用吧。人生每一场所谓的“劫难”都意味着被揉捏、被雕琢,甚至被上千度的火焰灼烧,每经历过一次历练就离完美近了一步。这是那些因逃离苦难而粗制滥造的残次品所无法比拟的。好瓷器就像那些真正站在高层的人物,往往是大气、低调、不张扬的人,因为他们无需张扬,那种经过沧桑而磨练出的光芒是不会让他们被人埋没的。那些愚昧无知的人却恰恰相反,他们吹嘘、捧高自己,努力让自己显得锋芒毕露,反倒像个跳梁小丑。确实,年少可以无知,青春应该轻狂,但你不能永远无知,永远做一个愚昧的人。

这只梅瓶仍然在展柜中美丽着,那种内敛莹润的美是现代瓷器远远无法超越的。究竟是因为它的沧桑还是它所蕴含的智慧?我也说不清了。

指导老师:黄晓玲



景色描绘

家乡的镜湖

芜湖市第二十七中学704班 王佳怡

我的家乡在安徽芜湖,是一座江南小城。这里物产丰富,有鱼米之乡的美称;这里山美、水美,最美的要数镜湖。

镜湖位于步行街和鸠兹广场的中央。你瞧,那清澈静谧的水平面就是一条分割着天与水的交界线。抬头是纯净透蓝的天空,云絮丝丝缠绵于蓝色天际,低头便是深邃灵动的湖水。此情此景,让我真正了解到何为水天一色。

春季的镜湖,柳树和银杏树的叶子变绿了,柳枝垂下来的样子像一根根小姑娘的麻花辫。望着镜湖岸边的垂柳,不由得让人赞叹那绝佳的诗句: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松柏也是碧绿碧绿的,春风吹来,落叶在林中飞舞,树上发出了新的嫩芽。

夏日,经过梅雨季节的洗礼,时而晴空万里,天高云淡,骄阳似火;时而云低天暗,乌云密布,狂风怒吼,犹如孩子的脸一般,没有征兆地变换着。树木长得葱葱茏茏,密密层层的枝叶把公园封得严严实实。镜湖中央有一个小岛,偶尔路过的几只野鸭悠闲地游着,时不时低下头钻入水中,又突然从另一处冒了出来,不时有小鱼跳出水面嬉戏玩耍。白天,人如潮、花如海。人们在湖边公

园漫步、谈心、下棋、赏景。湖面上,阳光普照,银光闪闪,小船荡漾在水中,人们仿佛进了童话世界。湖边的步月桥上雕刻着“双龙戏珠”,走在桥上,看见湖里的倒影和桥连接起来,像正月十五圆圆的月亮。若是雨过天晴,便有一道彩虹横架在镜湖上面,那真是美不胜收!夜晚,是镜湖最美的时候,湖中间的喷泉像银色的水柱直冲云霄,远远望去,又像是被云雾笼罩了一股。镜湖四周的彩灯更是争奇斗艳,树上的、灯杆上的、草丛中的……此时,镜湖变成了灯的海洋、光的世界。

秋天,镜湖公园的地上铺上了金黄的“地毯”,踩上去沙沙作响。小朋友们捡起落叶夹在书里,制作成树叶标本。

冬天,镜湖变成了雪的世界。到处银装素裹。柳树、石桥、香樟、松柏都穿上了白衣裳。这时孩子们可以快乐地创造他们的“杰作”——堆雪人,也可以欢快地打雪仗。

镜湖真美,如果我是画家,我就把它画下来;如果我是诗人,我就把它写下来;如果我是作词家,我就要写比《半城山半城水》更美的歌词来赞美它。

小城故事多,充满喜和乐。若是你到小城来,收获特别多。



咏物抒怀

红叶轻抹琵琶弦

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一(10)班 陶伊洁

秋天,满目的萧瑟和渐渐刺骨的寒风总为人们添上几抹愁思。犹记得江州司马在枫叶荻花中忽闻琵琶,也难忘那低眉信手续续弹的婉转哀怨。我初识琵琶,也是在秋天,水乡的木船上。

船舱的小桌上,清粥小菜还散着热气。雨后的江南雾气弥漫,透着冷意。前面斜坐着的姑娘抱着琵琶,她的手上翻飞,似编织着轻灵的梦,圆润清冷的琴音从指间流淌而出,散开的是江南朦胧的忧伤,是姑娘心中的无限愁思。那一刻,我便着魔似的想学琵琶。

我第一次接触的琵琶单曲是林海的《琵琶语》。初听只觉得极美,细细琢磨,才觉察到掩在拉弦转音后的凄婉。琵琶是最适合用来说话的。每一种哀怨,隐在红叶轻掠弦上的泛音里;每一种喜悦,藏于嘈嘈切切的扫弦之中。或是苦,或是乐,最后都汇成轻柔的轮指,消失不见。秋叶悄然勾起人的思绪,那些难以言说的话、难以言尽的情,能用琵琶缓缓弹奏出来,便再好不过了。

虽然《琵琶语》十分有名,但我并不那么喜欢。无它,太过悲凉。最喜欢的还是《阳春

古曲》。俏皮的挑弦伴着轮指,时不时有大段大段的扫弦,烦闷时弹上一段,只觉得酣畅淋漓。毕竟正当年少时,还来不及体验世俗烦恼,还没有被世态炎凉磨平棱角。现在的我们是深秋的红枫,妆点着心中的一片秋色。少年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,珍惜当下,拼搏奋斗,充实自己,温暖未来的秋,方不负这阳光正好。

每当想起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,便不由得为之惊艳。无论是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女子,还是“弦弦掩抑声声思”的怅然。“嘈嘈切切错杂弹,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琴音久久回荡在浔阳江头。让我又忆起初遇琵琶的那个江南。人生百般的不如意,要学会排解自己心中的烦闷,整理好行囊,继续在这俗世间跋山涉水,找寻心中的理想。

红叶轻舞,品一杯清茶,静心弹一曲琵琶,往事在眼前一一飞逝而过,那些少年不痛不痒的悲伤也被时光抹去,掩盖在一片火红的秋叶中,只留下无限的感慨。

指尖仍停留在弦上,余音未尽,道路还长。



《家乡的变化》

张欣瑞绘

作文专版征稿

《公开课》之作文专版主要刊登中学生所写的优秀作文,投稿作文既可反映成长足迹、校园故事,也可反映旅游见闻、生活感悟等,考场作文以及课堂同步作文均可,内容生动,具有真情实感。同时也欢迎广大老师提供同题作文并进行点评。投稿邮箱:1029258405@qq.com。